

第一辑

1982

当代社会主义问题

黄良平编译

南斯拉夫政治制度发展的
特点

赵乃斌编

民主集中制：集权和分权
问题

〔苏〕比斯考金

波兰危机与生存策略

〔美〕约翰·莱夫特韦奇·柯里

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
要论点

王小路编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危
机

〔捷〕奥塔·希克

谢胡和他的死

亚海编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2 024 3469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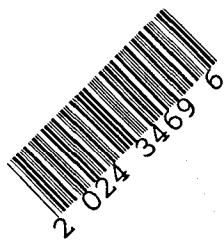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第一辑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主 编 赵 洵
副主编 贾连义 王德一
编 委 张达楠 陆南泉 张文武 韩 维
黄日焰 胡毓鼎 张 震 孙维熙
方荣萱 陈德兴 蒋妙瑞 乔增锐
丛 林

中 国 苏 联 东 欧 学 会 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编辑部 编辑
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或北京市 1103 信箱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第 一 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 13.5印张 313,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900

书号3002·235 定价1.10元

(只限国内发行)

编 者 的 话

为了推动我国学术界开展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决定创办本刊。

本刊是介绍国外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政治理论性读物，重点是研究和介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与比较、内外政策与相互关系、重大历史事件、当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件等，同时也反映对象国和其他国家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理论、发展趋势、动态和成果。

本刊选译的文章和专著，可以全译或摘译；亦可编译系统性的专题资料。

我们深切希望广大专业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支持、关心和指导本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当代社会主义问题·····	黄良平 编译(1)
当代社会主义的地位·····	(1)
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基本阶段·····	(2)
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当代社会主义的主体·····	(8)
问题和条件·····	(14)
南斯拉夫政治制度发展的特点·····	赵乃斌 编(18)
(一)从经典的联邦制到自治联邦制的演变·····	(19)
(二)从经典的议会制到代表团议会制的演变·····	(21)
(三)从以工人自治为基础到以社会自治为基础的演变·····	(25)
(四)从中央集权化到自治一体化的演变·····	(29)
(五)南共联盟及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作用的演变·····	(31)
民主集中制：集权和分权问题·····	[苏] 比斯考金(34)
波兰危机与生存策略·····	[美] 约翰·莱夫特韦奇·柯里(42)
波兰与苏联的统治·····	[美] S.比亚勒(48)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	[捷] 奥塔·希克(57)
克服社会阶级差别是苏共社会政策的目标·····	[苏] M.H.鲁特凯维奇(63)
南斯拉夫当前的经济形势·····	(72)
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	王小路 编(79)
(一)对现实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79)
(二)改革的主张·····	(91)
(三)对改革阻力的分析·····	(101)
(四)关于改革方法的设想·····	(104)
论经济管理方法·····	[苏] A.M.奥马罗夫(107)
苏联的长期计划、预测和纲要法·····	张 础等 编(111)
(一)长期计划问题·····	(111)
(二)关于预测的某些问题·····	(115)
(三)纲要法·····	(118)
苏联社会的社会面貌的新特点·····	[苏] B.C.谢苗诺夫(126)
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间波罗的海 沿岸国家与苏联·····	Д.列维茨基(133)

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	[苏]伊凡·里特维年科(141)
-----------------	------------------

回忆录

在美国的两个月	[苏]阿·伊·米高扬(150)
跨越大西洋的道路	(150)
访美之前的几点情况	(153)
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	(155)
会见亨利·福特	(161)
会见科·赫尔	(163)
若干印象	(165)

小资料

谢胡和他的死	亚海编(167)
(一)谢胡其人	(167)
(二)谢胡同霍查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168)
(三)谢胡之死	(170)
(四)谢胡死后的清洗	(170)
华沙条约组织	[苏]库利科夫等(172)
(一)华约组织机构	(172)
(二)华约组织军事合作方针、形式、方法	(174)
(三)华约组织在对外政治方面的合作	(178)
(四)华约组织合作的经济基础	(183)
(五)华约各国军队情况	(189)

新书介绍

东欧一些国家关于干部工作的情况	(198)
——《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一书部分内容简介	

人物介绍

米洛凡·吉拉斯及其政治观	赵友编(201)
关于“新阶级”的论述	(201)
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评价	(202)
奥塔·希克及其改革思想	张文武编(206)
(一)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剖析	(206)
(二)关于市场机制的观点	(207)
(三)新模式的基本要点	(208)
(四)向新模式过渡的步骤	(209)
(五)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点	(209)

当代社会主义问题*

黄良平 编译

当代社会主义的地位

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今天肯定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最富有群众性和最广泛的形式。社会主义已经开始超越原则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了。

世界社会主义的高涨多方面地改变了当今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人类跨入了极其深刻的革命改造的时代,跨入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代。

科学界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大债务人。对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科学解释,我们还面临某些基本的任务。从科学社会主义到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道路还没有走完。

断言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力图把当代社会主义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形式和内容塞到由某种刻板公式、包罗万象的模式造成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①上去,任何这样的垄断都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承认任何一种由代表者自封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或运动具有这种性质,把标准完全相对化,同样也是无法接受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些从各种教条主义杂质和不民主压制下解放出来的部分,达到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认识,从这些认识出发,可以举出下列重要之点,说明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制度,作为社会组织/types和形式的实质:

作为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羽翼下必然地和合乎规律地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对现存制度的激进的抉择,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基本的对抗矛盾的历史结局;

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规律性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资本主义不可能逐渐长入新制度。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总是具有革命的社会改造的性质,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想和内容是变革生产方式。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一个前提,而决不是这种变革的措施。社会主义要求生产关系制度发生这样的变革,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日益成为本身命运的主人,掌握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这就是说,对本身劳动的条件、过程和成果争取进行更大的监督。这种变革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联合起来的生

* 1979年贝尔格莱德出版了布兰科·普里比切维奇博士写的《社会主义是世界进程》一书,全书分四篇,约六十万字。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是在南斯拉夫完整地概括、考察和解释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一次尝试。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设置一张床,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其足,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编者注

产者能够掌握剩余劳动的命运；

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质和任务的途径和手段，这特别表现在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以及在此基础上克服各种形式的人类异化状态的过程中；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人类自由。同样，只有在民主和自由中，才能彻底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过渡类型的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而且不只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期保留着某些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因素（例如：市场，商品生产，分工，法律规范，尤其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样，这里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的源泉。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冲突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包含许多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活动的基本动机，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不是单个的人们谋取利润；

在分配方面，社会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幅度内摆动。这种原则不可避免地再生产出平等现象，必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团结精神的各种制度的规范，来缩小和限制这些现象；

工人阶级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不仅是彻底实现新的社会制度的保证，而且是最普遍的总的表现和指标；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工人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和类似的派别对此进行争论。但是，正如列宁曾经常常强调的那样，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在新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很快就开始消亡的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大力地肯定了这一思想；

这个制度“继承”和发扬过去社会发展和文化创造的一切极重要的进步成就、民主权利和自由传统。

决不能把以上的论述理解为和用作估价世界各地革命实践的机械性的范例和尺度。这段论述是说明一种比较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如果由此出发，带有限制地去解释和评价各国的实践，那就是错误的。当然，那只会是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它要求只有具备了上述社会主义的一切因素和标准，才得被承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进程的实践，不可避免地是非常多样化和不平衡的。

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基本阶段

政治思想不是在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真空中发展的。政治运动也是同样。政治思想和政治运动，一方面是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从前辈继承的思想和理论遗产决定的。这也适用于当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

在大多数论述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或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的科学著作中，都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个重大的、转折的事件作为分期的基础，这里则把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变

化作为基本的标准。因此，我们的分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分期。

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实现国际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理想和基本要求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达到了自己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世界进程。社会主义现象的表现形式的丰富多采、错综复杂和各不相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社会主义及其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历史性的突破和成就，基本的特征、问题和矛盾，成了当代有决定性的特点。整个当代世界和个别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概念的世界历史性交锋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考察这个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当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只有同时代的决定性特征最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力量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从开始到今天，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这种运动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持续不断和直线前进的。高涨和巨大突破的阶段，被停滞甚至下降的时期所代替。对这二者，科学思想都不该忽视。长期上升的趋势掩盖不了弱点和危机的时刻。研究个别危机的时刻，又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长期上升的基本趋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平衡过程的性质。

近六十年来实现的革命飞跃，在整个社会主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有组织的力量影响，无论在广度上或者深度上都增长了。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力量获得了过去需要多少个十年才能得到的经验和知识。过去六十年来，社会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和一般精神创造的世界中最终地和肯定地占居了统治的地位。

整个看来，在过去六十年的进程中，可以明显划分三个飞跃增长的时期，每一个飞跃增长时期之后，都出现停滞或下降。第一次飞速的高涨是紧接着十月革命实现的。在这十年之后，一片停滞，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严重的危机。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才重新大步前进，不过不象十月革命后那样迅速前进罢了。第三次周期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发生了空前蓬勃的高涨。这个时期持续到五十年代初，那时出现了稳定的时期，而对于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各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严重政治危机和丧失影响的年代。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重新恢复了可靠的、虽然并不是更加蓬勃的上升趋势。

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在思想上清一色和政治上一体的现象，更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问题在于，四分五裂和各式各样的因素今天超过社会主义史上过去的任何时间。这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有最密切的关系。人们试图从各个方面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变为现实，而有关的实践却多种多样，有时在某些重要点上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时在科学思想面前就提出了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任务。

在对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政治上的评价和理论上的研究中，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遇到了两种背道而驰的、十分简单因而也是同样无法接受的原则立场。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作所谓狭义的当代社会主义概念。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断言，仅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才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有时在这种狭义的、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解释中走得更远，按照这些力量的评价，只有执政的共产党执行“正确”政策，也就是这些力量赞同的政策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才被承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所有其他国家中，可能只存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力量。在其他国家中，只

有那里存在的革命的政治力量，首先是共产党，才可能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也许可能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也解释为这种因素，这简直是少有的。有人坚决争论，在共产党或其他某个抱有类似的政治思想观点和解决社会改造问题的态度的政治组织夺取政权以前，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倾向在现实的社会关系领域是否能够打开缺口和站稳脚跟。许多执政的共产党采取这种观点。某些其他的共产党也维护类似的立场。

当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想要综合地表达这种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历史性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在改变社会关系方面的成就的概念和解释时，他们往往使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说法。现代还使用现实的社会主义一词，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同义语。说法虽然不同，但基本的思想和态度是完全一样的。

另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其代表者认为，当代世界上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标志的一切，都必须被接受为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所谓广义的当代社会主义概念。实际上，这里说的不是广度，而是把社会主义的标准完全相对化。尤其是，这里可以说是离开了任何标准。

上述“广义的”概念在理论上的根据十分薄弱，简直不值一驳。那是无原则的态度，无概念的“概念”，无原则的“原则”。这种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狭义”概念的反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可能是抗议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当代社会主义的某种表示。然而，这种概念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值得特别提到。当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很有吸引力的时候，在许多国家中被统治集团利用为进行操纵的手段。这些统治集团标榜自己的涂上油彩的社会主义灵感和方向，极力辩护或“美化”自己的政策，“平息”人民群众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各种困难或社会不公正现象所引起的不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口号的“名义”和招牌下，竟然做出了这种强词夺理和滥用信任的行为。这是另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也必须批判所谓广义的概念，这是一种把社会主义标准完全相对化的企图。

尽管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两种概念在重要的一点上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两者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有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主观主义和任意解释的性质。所以有实用主义，是因为这两种概念都为直接的政治利益服务。所以是主观主义和任意解释的表现，是因为用任意确定的标准评价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现实的因素和事业，以此代替了客观的科学分析。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发展的当代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是在同其他态度的代表者经常不断的对话中创立起来的。这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所谓狭义的概念。这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狭义的概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非常强大的和有影响的力量理论武器。第二个原因是，这种概念极力表现为唯一正确、真实或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因素，同所谓狭义的概念的代表者的争论不是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不是仅仅具有经院的意义。对于世界规模中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讨论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代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摒弃了所谓狭义的概念(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论点)，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概念没有提供对今天社会主义现实的确切的和真实的图画。这种狭义的概念被评价为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霸权主义和垄断主义倾向的表现。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同上述观点进行的对话中，确认了与此根本不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概念。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的态度和观点的建设作了极大的贡献。早在一九五七年底，南共联盟中央在致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的信中，说明中央关于南共联盟不参加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决定时就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界并不是等同的，社会主义在实际上广泛得多，这是社会朝着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运动的统一过程。”南共联盟纲领最早表述了这种观点，后来其他许多共产党，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进行活动的共产党也接受了这种观点。这种全球性概念的综合表现一般称作世界社会主义进程或社会主义世界进程，有时也使用国际社会主义进程一词，作为同义语。可见，在各种说法中，都强调进程一词，这说明这种对当代社会主义现实的观点的实质。

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进程的概念表示的这两种态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第二种概念是从这样一种估价和观点出发的，即社会主义的因素、倾向和成就不可能仅限于执政的共产党的社会成就和实践。社会主义世界进程一词是一个综合的范畴，它试图表现和包括：（一）当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因素和倾向的各种形式、广度、多样化、丰富多采和整体；（二）表示当代世界的革命社会改造的各种不同的贡献和成就的相互联系和内在辩证法。因此，社会主义世界进程的范畴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极力强调，存在着许多极不相同的具体贡献、因素和成就，这构成国际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现实的社会关系方面实现的整个突破。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贡献和成就是相互联系着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呢？原则上的回答可以表述如下：这是在社会劳动组织和生产关系中，一切明显地和长期地缩小所有者阶级的阶级剥削和统治的可能性，同时加强切身关心改革现存生产关系制度的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阶层的社会作用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社会的许多领域——从物质基础到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但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中的变化，是触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在政治力量的分布和对比中，在从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教育、文化、科学、城市化新政策等）排挤资本关系因素方面发生的变化，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改变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和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世界进程概念的批评者往往强调，这里所说的各种变化，只能理解为给以后的革命改造准备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社会变革的性质和程度。这种意见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不能在社会变化的物质前提和改造过程本身之间筑起一道不可超越的障碍。例如，在一定的国家中，在较大的程度上掌握资本主义所有制，既是社会变化的物质前提，也是改造的过程本身。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和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提到的这种倾向和因素是：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中，执政的进步力量采取非常激进的反帝国主义方针，它们通过各种措施，阻止和限制攫取超额利润；许多措施排除，而有时甚至直接阻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和代表者；土地改革的激进措施限制或完全摒弃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形式；采取各种形式集体耕种土地；统治力量原则上，而有些地方是实际上依靠劳动居民阶层（工人和农民群众），并逐渐吸引上升的工农阶层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统治力量越来越经常地从政治原则上采纳社会主义政策的各种措施。这当然并不是说，

土地改革或国有化的每一项措施都具有必然的社会主义征兆。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因为这是些很不发达的国家，阶级结构分化很不充分，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很贫乏，就预先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由于与此密切相联的工人阶级以及切身关心对现存的社会关系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加强而产生的。近几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被迫采用国家干预(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来缓和与排除其日益明显的内部矛盾和严重的结构障碍。按这些措施的性质来说，这是证明，资本主义丧失了自我调节和自动再生产的能力，而必须采用破坏它的内部一致的手段来“拯救”自己，从长远来看，这些手段将加速把资本主义赶出历史舞台。

对于理解社会主义世界进程这个范畴来说，有关互相联系的方面，单个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贡献)之间特殊的辩证联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纳入革命改造的历史过程的整体，纳入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代。社会变革的各种措施(社会革命、社会改良)汇成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一体，因为它们带有倾向性地纳入历史运动的新进程。许多个别的措施(民族的贡献)，甚至于那些本身并不具有激进的和总体的社会变革性质的措施，都在获得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这正是因为它们以这种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纳入当代社会变革的主体。

个别的措施、贡献、成就和因素汇合成统一的社会主义世界进程，是辩证地，而不是机械地实现的。这种一体化是以当代世界的深刻联系为基础的。这里说的不是政治上的联系，更不是军事上或行政上的联系，而是社会历史的、深刻的、结构上的、制度上的联系，简而言之，是最终归宿和倾向性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中，经常碰到普遍和特殊、共同和个别的现象。差异性和同一性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只有经常考虑到这两个基本的特点，才能考察和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忽视这一点或那一点，都会给现状提供一幅歪曲了的和不完全的图画。

从一开始起，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就是具有一定的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在这里考察的时期中，这些矛盾明显地是国际社会主义的特点。应当立即补充说明，不能把当代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内在的矛盾。矛盾肯定是重要的，但同样也必须看到其他的因素。

社会主义是以深刻的不平衡为标志发展的，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运动“接收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个别不平衡性，但也再生产出自己的某些不平衡性。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部分地表露出来，但是今天的不平衡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设，比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几代社会主义者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的社会行动。以前的发展没有让社会主义的力量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完成历史赋予这些力量的任务。革命力量夺取政权以后到来的任务和问题，相对地说被简单化了，这几乎是必然的。对于要在遥远的未来解决的任务，比对直接面临的任务注意得少些。正因为没有提到日程上，长期的任务往往显得不那么复杂。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新社会经过的产痛，比过去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痛苦多得多。旧社会和

新社会之间的路途并不是明确的、平坦的和宽阔的大道。这段路途更象是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急转弯处隐藏着许多不明的情况、曲折和危险。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许多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在革命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经受巨大的困难，是由于这个过程是在谁也无法预料的地方，即主要在不发达的国家开始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这肯定是一部分原因。这个历史事实给社会主义过程的最初步骤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另一方面，问题不能用这种理由来解释。在以前对社会主义未来的观点中，有一定的乐观主义，这表现在把现存的任务大大简单化了。人们只看到，障碍在于现存的阶级政权机构和私有制。过去相信，排除这两个障碍之后，其他的“一切”都是比较简单的任务了。只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说明，情况并非如此。经验表明，在夺取政权机构和剥夺所有者阶级之后，会出现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决不是意义更小的社会行动。消除一种统治形式，并不意味着结束所有统治形式。克服一种异化形式，并不就是结束一切异化形式。消除剩余劳动同直接生产者脱离的一种形式，并不意味着结束剥削直接生产者的任何形式。宣布美好的原则和意图，是一回事；在实践中付诸实现，则是另一回事。障碍和阻力不仅在于旧机构。新机构可能是一张帷幕，背后掩盖着某些旧的内容和关系。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人类史上时间最长和最困难的社会转变。这个过程不可能在一次革命英勇行为和“跃进”中实现。今天已经知道了，这将是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有曲折和停滞，而且也会有比较严重的下降。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明确警告过，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不会是没有内部矛盾、冲突、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制度，在许多革命运动中，情况正是如此，今天也是这样。在各种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集团中，情况可能都一样。向社会主义新社会提出了它无法完成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新社会客观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属性强加于它。甚至在正式确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时，向社会主义提出了只有向共产主义才能提出的要求。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各种“消极现象”、内部问题和矛盾，这往往被解释为过去的关系的“残余”，或者解释为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侵蚀。这二者肯定都是存在的。第一种情况特别重要，过去的阶级社会的许多矛盾转移到新社会中来了。有时这种情况是直接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新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想界比较深刻地看到这种社会矛盾，时间相当晚。人们没有研究这些矛盾的新形式和“转移的机制”，更没有研究这些矛盾的深刻的社会含义。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和教育领域，都有这种矛盾。比较深刻地看到新社会产生的矛盾，就更晚了。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当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企图用政治决议来削弱某些经济规律的作用、“消除”经济发展的各种矛盾时，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社会主义共同体个别部分的利益必然和合乎规律地发生冲突的问题，争论了几十年。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是最早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尤其是指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需要完全公开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包括并不断再生产出的矛盾。从这个角度也强调了一个思想，社会主义在多大的程度上赋予当代社会决定性的特征，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理解当代有日益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在多大的程度上排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多

大的程度上排挤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而成为当代的日益具有重大作用和决定意义的特点。

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力量——当代社会主义的主体

列宁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实践活动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意义重大。

在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发展中，可以相当明确地分出几个重要的阶段，这些阶段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成长过程中的基本时期，而且也是运动的政策和理论思想演变的重要阶段。以运动的全球性战略的演变为分期的基础，可以强调指出下列六个最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包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九二一年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社会主义的各个左派集团进行准备、结成集团和实行联合，接着是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当代阶段最重要的革命左派力量。这是各国共产党成立的年代；

第二个阶段，包括此后的六、七年。这时，各国共产党巩固为革命无产阶级左派的新型政党，在运动的政策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没有实现在前一阶段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所依据的某些非常重要的前提；

第三个阶段，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各国共产党按照国际运动中心提出的原则和要求，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形成起来了。在战略方针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严重表现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特点是在运动的政策中，按照一种更广泛得多、更灵活和更民主的基本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第五个阶段，包括各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党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第六个阶段，包括冷战年代，这时几乎在所有共产党的政策中都发生了比前一时期重大的变化。

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年时期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时期，而且是一个危机的时期。对于共产国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是思想上和政治上调整和改组的年代。这一阶段开始发生的变化，说明了整个时期各国共产党发展的特征，这些变化的共同标志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大大加剧。对于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也是大变动的年代。

在苏联，特点是官僚主义倾向的加强和过渡到计划经济和集体化。从这个时期开始，最后结束了在党和国家的最上层争夺权力的斗争。

过去表现出来的等级控制和官僚主义，受到了新的强大的刺激。职业家的政治机器日益排挤并取代了各种选举产生的机关。

在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方面，这几年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这里留下了直到今天仍然说明苏联社会关系体制的痕迹。在党内斗争彻底展开的背景下，新经济政策被抛在一边，开始了一个加速强力推行工业化和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四、五年发生

的变化,在苏联引起了深刻的、极其巨大的紊乱。经济上的成就震惊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经济上的,而且不仅经济上的问题,其中某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上的成就所花的代价很高。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必须加速发展工业的结论,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两个国内当时(一九二八年夏季)最突出的人物在内,基本上都是同意的。当提出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最迅速地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就出现了重大的差别。布哈林认为,不应当触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就是说,应当保持商品货币关系的一切比较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保持可以刺激个体农民的商品生产的那些因素。斯大林则认为,在这种范围内不可能实现预期的工业发展速度。他强调,加速工业化,要求巨大的积累,而只有使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才能实现这种积累。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这种流动是不可能的。党面临着抉择:要么延长比较自由的农村政策,从而让农民手中掌握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无法实现必要的国家工业化的;要么把资金流入城市,那时就再也谈不上新经济政策了。为了论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提到在新经济政策的七年内工业增长非常迅速这个事实。无论如何,增长的速度还保证不了苏联必要的经济发展和独立。布哈林的主要反对论点,是说斯大林努力执行的政策使保卫工农联盟成了问题。这实际上是斯大林立场的弱点。在这次讨论的其他一切方面,历史对他的支持比对布哈林多。在保留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加速工业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着抉择:是新经济政策,还是加速工业化。斯大林为自己的选择争得了多数,这种抉择为工业化牺牲了新经济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取得了对自己的一大对手的胜利。如果不考虑,工业化是怎样进行的,不考虑工业化要求的牺牲,基本的选择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些牺牲当然是不能撇开不谈的。全面的估计要求也考虑到这些牺牲。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对苏联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在几年之内获得了工业基础,这对伟大卫国战争(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结局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方面,新方针的两个基本的领域就是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两项基本的创议和方针,带来了很不相同的,在某些方面简直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必须强调指出,集体化是苏联领导的一项极其矛盾的措施。某些重要的目标达到了,但是代价太大,可以提问,得失究竟哪方面大。农业中出现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表现得非常严重,长期不得解决。

在这些年代,分配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很快开始朝另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代替过去几乎在总体上的“平衡”的,是很大的悬殊,这就使一些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很不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得以产生了。工人平均收入和著名科学家、政治、军事与经济干部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很快就超过了一与十之比。

共产国际的领导把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行活动的条件对比,由此出发而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行将到来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在政治上铲除“国际孟什维主义”,这是指工人运动中一切非共产主义的流派,尤其是指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这是“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基本含义。

在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时期，苏联内部发展的情景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领域的成就掩盖了另一个领域的消极倾向。在现代史上，宪法规范和社会实践之间，言论和行动之间，很少有这样脱节的。

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变形，获得了最后的形式。

斯大林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政策和实践的一定的解释、变种。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现象，斯大林主义充满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内部发展和社会关系；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整个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创造的领域。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这意味着实行不平等关系的政策，把自己的经验和刻板公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运动，粗暴地迫使其他一切国家和党服从“领导党”和“领导”国家的利益和目的。简而言之，这方面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霸权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过去没有比较深入和完整地研究过。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这应该是一种崭新的关系，这标志着空前未有的平等合作和兄弟般的互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践中，情况如何呢？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以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相同原则为基础呢？“领导党”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也必须接受“领导国家”呢？怎样使大肆宣扬的平等关系和划分“领导的”与“被领导的”国家的状况一致呢？

实践很快表明，在这种关系中，很少有什么新东西，更谈不上什么“更高级的关系”。在各国党的关系中实行的霸权主义，现在搬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领域中来了。

情报局存在的九年历史，完全证实了这种分析。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冲突清楚地表明，情报局的成立完全是为了“领导中心”的霸权主义目的服务的。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发动的施加压力的运动规模庞大，内容惊人。冲突很快也转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完全断绝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于布达佩斯通过的第二个关于南斯拉夫状况的决议中，对南斯拉夫施加的压力在“理论上”的表现和论证达到了顶点。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被宣布为“法西斯独裁”，南斯拉夫领导人被宣布为“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间谍”。除了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以外，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关于当时反对南共的运动的性质，在上述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报告标题本身就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凶手和间谍手中”。

但是，决不能把这场冲突仅仅解释为争取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关系的斗争。这是这场冲突的最重要的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方面。后来的事件令人信服地表明，这同时又是对待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因此，这场冲突也包含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思想范围。在这场冲突中，开始表现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种重要的倾向——革命民主的自治倾向和带有各种官僚主义的与不民主的变形的国家主义倾向。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情报局进行的攻击所作的斗争，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主义史上唯一的事件。真理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中取得了胜利，类似的例子是难以找到的。

同情报局的冲突，对于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发展有许多深远的结果。作为南斯拉夫革命改造的概念和实践特征的许多措施和决议，正是在冲突的年代中制定的，这决非偶然。

这场冲突是使南斯拉夫革命，尤其是革命的武装阶段所具有的民主倾向和因素更快地获得解放的因素。战后头几年，这些倾向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排挤。这部分地是客观环境和那几年需要解决的任务，部分地是照搬苏联的某些经验造成的结果。冲突大大有助于更快地和更充分地解放南斯拉夫革命某些本来的特征和选择，摒弃开始在社会上生根的各种官僚主义的倾向。

因此，认为一切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由于同样的理由，低估这场冲突对后来发展的意义，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南斯拉夫作为民族平等和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方针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家，根源在于本国革命的特点和后来的冲突。只有从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找到对于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殊作用的说明。

在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造反”以前，对“领导中心”“拒绝俯首听命”的类似情况是比较少的。在同南共的冲突中，“领导中心”第一次未能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这种结局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深远的结果。“中心”永无谬误的论点被否定了，“中心”对所有其他共产党的权力无所不在的信念受到了怀疑，这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时候。

至少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和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利得到了明确的承认。以前不可侵犯的占统治地位的对社会主义的垄断主义概念，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在冲突的背景下，第一次对于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采用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普遍适用和绝对的价值进行了严肃的争论。在某些党内已经存在的类似倾向，由于南斯拉夫的这一胜利而大大受到了鼓舞。

特别要强调指出，在冲突的进程和范围内，提出了今天不仅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而且也是其他某些社会主义力量注意中心的几乎所有问题。毫无疑问，这次冲突以激烈的方式表明了，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间关系相联的问题十分复杂。在冲突的背景下，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关键性问题的争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现代的异化形式，在多民族共同体中的关系，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的自由，公民权利和保卫这些权利，不受各种形式的篡权和官僚主义操纵的侵犯等。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打开了一个缺口，这后来大大便利了其他许多党争取独立的斗争。冲突结束时不得不向南斯拉夫作出的“让步”，是其他某些党斗争的政纲。“承认”一个国家和一个党有权自由地和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就开始了一个特殊的先例——以后要来对其他党的类似愿望进行争论，就困难得多了。

同情报局的冲突，是南斯拉夫人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武装革命后，这肯定不仅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一次最引人注目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考验。因此，可以有很多理由断言，这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自己的现代史上经历的第二次革命。

从更广泛的国际上的观点着眼，这场冲突是这些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深刻危机激化的和引人注目的证明和例子。由于各种历史环境和其他环境的凑合，在这场冲突之中克服了这个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矛盾和弱点。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冲突的激烈程度、广泛范围和深远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一个党的生活中是如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